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陳揚

文選補遺卷六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三

上徙都成周疏　愚曰遷都未易言也天下事役之重者情必有不從行之驟者勢必有不堪盤庚遷亳三誥而後成周公營洛三卜而後定言可易哉夫東都者周之洛也而西都者亦周之豐鎬也婁敬不定於高帝之時而翼奉乃欲定於元帝之世當時地震日食民困國虛徙之宜其時者況朝市廟杜之有規也苑囿井竈之有次也一旦奪其所素有而頓然易之

必有不測者隨其後昔光武至和帝都洛西都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賦以陳人情然也奉之言曰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餘五年之畜不知遷都於洛亦廢宮室而不治乎元帝之賢不如盤庚石顯之專難望周公吾未見其可遷者吾意奉精陰陽律歷之占知漢有百二之阨後必將都洛故其言曰因天變而徙都與天下更始欲因以厭之不然奉豈狂而愚也哉

翼奉本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元帝延問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云云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

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介隔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厭抑也一葉反遠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亶讀曰但居謂依舊都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書無逸）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詩大雅文王詩）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呂氏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

乙亥丙子左旋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考成也成其禮詩斯干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奏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然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言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皆自奉發之

上政治得失疏西山真氏曰衡之論美矣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畧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愚曰人之進身有受知於非其人者決不敢卓然有以自興揚子雲受知王莽終身不非莽柳子厚受知伾文終身不說伾文然也衡之明經

其為世推薦不但望之而止今乃為史高辟入相幕失身非人轉喉觸諱元帝因日食地震詢以政治得失衡曰近忠正矣而不指吏生之忠曰遠巧佞矣而不試石顯之惡曰罷珠厓矣而不雪捐之之冤遷為光祿大夫未必非史高石顯游揚之力而非此疏力也受知非人吏釣爵祿復假風俗教化之説以文之人固得以窺衡之心他日雖奏免石顯晚矣

匡衡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帝即位史高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以為郎中博士給事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二年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茍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

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疏

愚曰世有傳經以言事者其言則是其所以為言則非衡深於明經者也其言盡性中庸之說也其言正家大學之說也讀其奏議然儒者之風度也而考其言為帝變傅昭儀定陶王而發當是時衡既受知於史高石顯又未必不借此求知於皇后太子也衡言雖是而衡所以為言者其心則非矣衡之言曰仁愛溫良戒於不斷衡論性元不識性論事元不識事亦豈足箴帝優游之過

匡衡

本傳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

寵於皇后太子衛後上

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木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

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衡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温良少斷若於汎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

道衰莫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隂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内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

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甘延壽等疏

致堂胡寅曰或言望之難奉世之封郅曰進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世法不開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於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謂甘陳未免以功利言矣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愚謂功有小大矣矯有小大

乎哉如甘陳之才氣别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東莱吕祖謙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為有也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何哉人臣出使苟國家有大利病而不可以待報者若皆不許其遂則營己之人得以自安苟其事不足為社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慢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汲黯視延燒矯制發河内粟賑給飢民此事急不可待報許其遂赦之可也如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此事緩可以請命不許其遂罪之可也陳湯矯制斬郅支單于漢廷公卿之論不一匡衡則曰不可賞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蠻夷劉向則曰可賞論大功者不録小過不疵細瑕争議

久之不能定葢未嘗有以春秋之議決之者也匈奴為中國之患尚矣今擊而斬其主則威震百蠻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哉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湯之後千有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元帝賞之是也

劉向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竟殺吉等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不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石顯匡衡以為擅興師矯制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不決宗正

劉向

上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甞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服莫不震懼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長水校尉湯射聲校尉

訟馮奉世疏

西山真德秀曰匡衡蕭望之持論畧同而心有公私之異望之之言公也

若衡則意在於附和石顯故力阻延壽湯何以明之史稱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故以私憾害其功衡方與顯表裏為固位計所以沮之也安得如望之以公心言哉然則延壽湯之功不封可乎曰不封是也然延壽湯之材略烏可廢哉宣帝雖不侯奉世而光祿水衡之拜則不敢後及元帝世歷九卿將軍卒為國虎臣功名為營平之亞是固宣帝奬拔成就之力若湯者非惟不侯又以微罪數遭排擯此劉向谷永諸人所以繼訟其冤也使元帝如孝宣之處奉世雖不加爵土亦何憾之有

杜欽

本傳欽字子夏本始中以衛候馮奉世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莎車殺漢所置王幷漢使奚充國奉世遂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威振西域上

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則顓之可也奉世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開後奉使者利發兵要功萬里外為國家生事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奉世死後甘延壽以誅郅支封列侯於是杜欽上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

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渉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趨讀曰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

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厭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戒妃匹勸經學疏

西山真氏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愚曰漢業之衰萌於元帝而盛於成帝元帝之失在優游成帝之失則又荒淫矣匡衡以宰相議立首上此疏可謂逆窺其心者史贊帝趙氏亂內安倍妃匹之戒湛乎酒色安暇經學之勸獨是班倢伃言帝修容儀升車立正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未必不因衡之言發之雖然志行不正容儀可觀又何益哉

匡衡

建昭初代韋元成為丞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時竟寧元年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巳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會和説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劾丞相匡衡等奏

愚曰為惡當誅黨惡者尤當誅傳曰附下罔上者死雖兜黨共工共工流而兜亦放宋由黨竇憲憲誅而由不免惡其阿附者然也匡衡阿附石顯幸成帝素知其惡所以衡得乘其機而奏徙以死若帝非知顯之惡則衡之附顯者終其身王尊之奏所

以誅衡之心者也帝不以尊言罷而後乃以取封邑四百頃罷捨大奸而問小贓宜世無所譬懼而阿附王氏者紛紛也

王尊本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尊推司隷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成帝即位顯徙中大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五常仁義禮智信九德見書皐陶謨以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

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

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論陰陽不和疏愚曰為國者不可使權臣有私恩權臣有私恩則必有私人有私人則必有私事由是君聽塞而主柄移矣匡衡為石顯所引故日食地震不敢歸咎宦官薛宣為

王鳳所薦故陰陽不和不敢歸咎權戚觀宣言責部刺史條奏是也宣揆之心何舍豺狼而問狐狸哉

薛宣本傳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即位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刺史上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允信也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凝謂不通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舉錯各以其意多

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廹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否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申束也謂約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救陳湯疏 愚曰士之立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於國家又欲不得罪於權門陳湯

奇偉倜儻之士也在元帝初矯制而斬郅支不得封侯在成帝時言事而偶不實不免致辟故劉向之辯論與谷永之申雪一也向言而石顯爭之永言而王鳳右之蓋湯得罪於顯而不得罪於鳳故也嗚呼國家功臣私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國家何賴哉

谷永 本傳永字子雲長安人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成帝即位衛復奏湯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下獄當死

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所征事告天）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舉薛宣疏　愚曰谷永舉薛宣亦阿附王氏之一端也夫薛宣之材長於治郡短於立朝永見王鳳舉宣故御史大夫缺永亦舉宣吾意永特阿其所好而舉之耳豈果公於論薦哉他日薛宣為御史數月為相六年並無建立以至册免亦幾若黃霸聲名減於治郡時者何前後相背也

谷永　宣為少府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悊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

於羣卿以充其鈌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

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兹一舉可不

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

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絶

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

一減三輔之賊什九　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馮翊本左内史之地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論起昌陵疏

愚曰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於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法也向於恭顯用事則言恭

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蓋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掣肘牽𫀆而不之行

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太甚可以專自斷制者向言之而亦不之行迨羣臣皆曰不便而始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佗志噫家國之念深而其辭苦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安始不忌而終不怨忠矣哉

劉向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西山曰向論昌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亡益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

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

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墨子禹葬會稽之山收餘壤其上師古曰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不煩於民殷湯無葬處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文武周公葬於畢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得專任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於斬反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黄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

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

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泰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絶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婢）為髙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廹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

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惛謂不了或於此事)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橅音模師古曰謂規度墓地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不能從其計

言黑龍見東萊疏愚曰小人借天之說以文奸者不惟欺君又且欺天永托根王氏之門者也私心一生枝辭百出故往往挾天災之變而移其咎於佗人前年日食地震則曰后妾專權今茲東萊黑龍則曰同姓舉兵至於外家專權則絕口不敢道始附鳳繼附譚又附音與商至太白行遲則又以求解於王音假天以文奸者如此永所謂滿讕誣天者蓋自道也

永不但欺人又將欺天史言
永善言災異永豈果善哉

谷永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荛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兾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謂斷決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

年二月巳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小雅正月詩烕亦滅也言火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烕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濟上九爻辭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

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六二爻辭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饋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言幽王以悊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又言此禍亂非從天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謂趙李本從卑賤起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横亂政縱子用反横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穿地為阬阱以拘繫人榜箠朁於炮烙朁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中笑而為樂朁千感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佗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宫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

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賦增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盱大也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

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諂除悉罷北宫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

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廹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寖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章存䘏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捄古救字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寛好文辭久無繼嗣數微行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皇太后諸舅夙夜常憂難數言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勸上納用之永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輙見答禮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謫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上意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

文選補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七

元　陳仁子　輯

奏疏四

距絶方士疏　西山真德秀曰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

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莫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

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羲神農殁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虚誕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愚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虚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權嬖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

谷永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猶蔽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興起也謂起而遠去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因假

為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五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僻之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謂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

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

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臏曰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論梁王淫亂疏　西山真氏曰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疎忌宗室之意大槩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哀平未之有改視管蔡既誅而棠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彊之助而漢枝葉剪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戒哉谷永之言可謂知大體

○愚曰成帝待同姓則薄待外戚則厚梁王淫

亂相禹請誅則或行舅家專擅羣臣奏請則不知谷永一疏過其惡而深其思使帝從之則葛藟茂而庇其根何至王氏𤍠擢宗枝熟視莫敢正辭伐罪者梁不足言也漢待宗室亦少恩哉

谷永漢書梁王立荒王嘉子也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謂當門之牆以屏蔽是者外屏於門外為之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中冓材構在堂之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行葦詩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傅致難明之事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䥥宗室䥥音漫師古曰以䥥音秣謂塗染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刷謂拭刷除之也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論微行宴飲愚曰人君之威可畏未若權臣之勢尤可畏谷永二疏言微行宴飲攻上

身者未甞不切至於委曲回䕶訣王氏者未甞不深嗚呼以永言若此其欲言之氣盖為權臣銷鑠殆不敢以犯主威者犯之穰侯竊權則人不知有秦王王氏竊權則人不知有漢帝其末流可畏哉

谷永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易忘之臣

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
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
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
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
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
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

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湛讀曰沈

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着郵悖乖也郵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大雅皇矣之詩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

三七之節紀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者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阸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雜謂相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高祖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

異也土星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扶分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昪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

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媟狎也黷汙也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宫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邮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禄所以

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𠀤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易訞占之辭也訞即妖字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死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

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

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邶國谷風詩服蒲北反捄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之往也

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天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

耳對奏天子
甚感其言

上星孛等奏　愚曰甚矣忠之難也杜欽以日食地
震分咎嫡妾谷永以東萊黑龍分咎
同姓獨劉向王章抗然歸咎王氏故劉向死十
三年而後王氏果於篡漢嗚呼忠矣而惜不能
移其忠於
其子也

劉向　漢書成帝即位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
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
鳳兄弟用事之咎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
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
福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也然終不
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諫
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曰

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在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慄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

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太白經天而行（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無雲而雷（雲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

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枉矢夜光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熒惑襲月熒惑主內亂月主刑故趙高殺二世孽火燒宮孽災也野禽戲廷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內亂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天王坐席也流星茀大角大角因伏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京房謂陰氣盛薄奪日光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

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流星也下墮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寛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

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攙提炎弋切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向數言權在外家終不能用是年吏民多言災異由王氏專政帝至張禹第辟左右問之禹見年老子弟弱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天意深遠難見宜修政應天夫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

論通康居愚曰夷夏內外之辨禮而已春秋文十年狄秦以夷而不知禮也又三十年狄

鄭又五十餘年狄晉以夏變於夷而亦不知禮也不知禮故狄之狄之故外之春秋法也漢庭諸公論虛內事外之弊若不通罽賔不受單于朝此類多矣獨郭舜於康居一事抗言曰大漢不通無禮之國不遽絶以勢而乃絶以禮其見卓然超出諸老之上而當時何足語此

郭舜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郭舜上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

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漢使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單于見康居不使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

苦之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罷讀曰疲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請建三公官愚曰古者三公之設專論道而不及事漢世三公之設專論事而不及道

夫三公古無設官以卿士有道者兼之蓋經邦理陰陽者也周公位冢宰而兼太師畢公為司馬而稱父師皆是兼官故春秋有曰宰周公當時大槩六卿能論道則兼之止可任事則不必兼但為卿而已漢之三公不特不擇其人并紊其名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至其後又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况又以如王根者為之去論道之人滋遠矣何武言復三公蓋亦未盡其實也

何武 漢書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職分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

論治河奏

愚曰治河之說始於禹而甚於漢禹以一人治之視若輕而有餘漢集衆人講之視若重而不足昔禹之治水也書所紀自導河積石而下五十三字止當時經畫分殺之規歷歷在目至軻則直斷曰行其所無事五字而止若漢河渠有書溝洫有志聚議殫力數千言不能盡而功卒不終何也嘗考漢河決有七孝文時決酸棗武帝元光中決瓠子又決館陶元帝永光五年決清河後三歲又決館陶後二歲決平原又後九歲鴻嘉中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及攷當時郭昌番係等治河之策又有五曰弃地而不與水爭利也曰分渠而不與水爭埶也曰復九河也曰浚隄防也曰決河而注之湖中也凡此不過襲禹之遺智者也賈讓治河號奇策三亦不出此噫漢盛而河決少漢衰而河決多田蚡歸之天谷永李尋解光又歸之君術

至是亦窮矣噫今之河禹之河也今治河之策禹之策也而其人非禹則何如也

賈讓漢書哀帝初平當使治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安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分扶問反度大各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道通引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猶言以山為邊界）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

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

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聚石於隄旁衝激之處所以激去其水）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石）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

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墮毀也火規反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

州地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髙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髙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髙至遮害亭髙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髙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行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

至陂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陂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陂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礫溪溪名水經泲水東過礫溪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牛向反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

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復刺史奏

愚曰帝王設官不惟其法惟其意意美則名位不正猶可備奸雄之膽意失則綱紀雖明何益休戚之故漢剌史之立非古也特起於漢武元封五年兾幽并兖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各一人以六條察事是故以六百石之卑而下臨二千石之重以下大夫之秩而抨彈郡守侯王之尊乘傳行郡國翟方進謂以卑而臨尊似非所宜是矣獨不思古者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刺史職專糾舉蓋國法所寄其秩雖卑其權則重者也漢二百年守令多稱賢能未必非刺史激濁揚清警勸之力是頼當時朱博為兾州刺史行部吏

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令各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還詣治所決遣如神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二公風采振揚真足使循良稱職贓汙革心雖名號未正無害也方進罷之者惡其名朱博復之者取其實成帝猶可言也至靈帝假牧守以廢刺史而漢亡矣

朱博 漢書博字子元杜陵人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

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

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歳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輙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復置御史大夫奏 愚曰漢有御史大夫秦官也其間得失各有二若復高帝之法

則不可廢若循武帝之弊則不足立何也漢初制御史為丞相副詔書每下御史大夫請於丞相同發丞相得可否之故曰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惟詔書頒行諸郡則御史大夫與中丞同發不以經宰相故曰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凡國家政事輒奏中執法下郡守外御史皆請於丞相或有制詔集議丞相當集九卿共議次日封上之制曰可乃行則以御史佐宰相此一得也至武帝急於功利率意施行御史大夫丞相對立為兩府張湯以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與上議行封禪引九卿吏進用事徙流民十萬於邊而石慶又不與議則御史輕宰相失矣漢初郡國二千石高第入為九卿九卿高第為御史大夫然後至丞相若自九卿郡守超遷至相不歷御史大夫者非常法故灌嬰免而相

二得也至武帝盡弃舊法李蔡死不拜御史大夫湯而莊青翟以太子太傅拜青翟死御史大夫湯雖自殺而趙周又以太子太傅拜石慶死不取御史大夫寬而拜太僕賀賀之死不拜御史大夫勝之而拜涿郡太守劉屈氂屈氂誅不拜御史大夫商丘成而拜大鴻臚千秋亦不以御史儲宰相又失矣何武欲復職名又不推其得而救其失若循此而行弊愈滋法愈壞不如不復之為愈也雖然博請盡力以御史為百僚率當時丁傅之驕奢新都之姦邪博由御史為丞相卒以受太后指自殺亦豈嘗過而問哉

朱博 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

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薦公孫光等疏

愚曰漢牧守地大而權重故牧守莫善于漢尤莫善於宣帝蓋其精神心術與相周旋有非空言徒法者朱博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其待之若此而未有似宣帝者今王嘉言於哀帝欲重其任而久其職皆宣帝遺意而不考宣帝所以可重而久者自有其道故宣帝於二千石有治理效輒璽書勉勞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王嘉重之之說也又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罔乃服從其教化此王嘉久之之說也及觀循吏傳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噫宣帝躬親選任直以此為大事非一切付之人此所以重之久之不至蕞其奸而永其惡也彼哀帝曷足語此哉

王嘉漢書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為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祖父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

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
徒中拜為梁内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
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
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
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
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

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茍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收還武庫兵器奏

愚曰漢之佞幸如籍閎鄧韓者不少而無如董賢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況兵器乎觀哀帝之寵董賢封侯食邑假以天子之官重殿洞門假以天子之居東園秘器又假以天子之禮今至假以武庫兵器事事假之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

若帝不死則堯舜禪讓之事麒麟殿從容置酒數語未可量也毋將隆可謂忠於其主者雖然與明主言則愛以為忠與昏主言則反以為怨宜小人得以無忌憚也

毋將隆 本傳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

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谷永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

會疾卒

谷永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

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

諫征漁陽疏　愚曰謀天下者自有一定之序未易逆而圖之也天下孰有小大力有強弱棄其弱而小者則變或生於肘腋闚其強而大者則鞭長不及馬腹矣兵法曰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然也是以楚欲霸中夏先發軔於江黄二十一國秦欲兼諸侯先濫觴乎東西二周此兼并之一術光武待彭寵始厚終薄不如高帝待黥布始嫚終厚其怨而叛固宜帝不忍其怨而亟征之方是時更始赤眉已入手而所得止洛陽長安數郡鄧有秦豐東萊有張步睢陽有劉永益州有公孫述天水有隗囂以至李憲五校者不少若漁陽借援北狄結交涿郡勍敵又非諸人比根本未固羽翼未成萬一備多力分則變竊出於不意恐寵未授首而炎灰先冷矣伏湛此言蓋祖張良還定三秦之故智定大計者然也厥後帝不親征而寵為家奴

傳降湛其善謀哉

伏湛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建武三年代鄧禹為大司徒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如占著龜以定行事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

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

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
税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
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
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
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帝覽其奏
竟不親征

薦伏湛疏　愚曰高帝創業之初得一儒生叔孫通
與光武中興之初得一儒生伏湛一也
通當天下已定之餘不能復三代禮樂僅行綿
蕝之儀湛當天下未平之時倉卒造次必於文

德乃能行鄉飲之禮使遲數年隴蜀平定則制禮作樂恐不待張純有請於後矣惜湛相位未久方興太學尋以小節罷免惜哉

杜詩 本傳詩字公君河南汲人建武五年伏湛不舉奏河南尹司隸校尉於高廟中爭論坐簶免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修謂言十五以上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

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内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詩時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

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太傅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顏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乞立左傳博士疏愚曰善論經者求聖人之心故公而通不善論者尊師門之學

故私而專夫三傳俱明春秋也而三家所學何紛紛乎有均取其長若康成者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有均取其失若范甯者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有盡廢三傳若文中子者曰三傳作而春秋散若盧仝者曰春秋三傳束高閣大槩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穀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非二子所及不以公而以私不以通而以專劉歆移大常曰黨同門爐道真信口說背傳記其病在此皆未知春秋之趣也夫三傳不可偏廢左氏叙事綜核有本末公穀詞辨而義精學者求左氏為按而核其事參公穀為義而求其心則麟經無遺藴矣漢儒專門故范升駁左氏陳元尊左氏皆務私學

而昧大義者他日卒用賈逵言立博士夫逵以讖談經儒者不取也豈知大義哉○又曰甚哉光武之好學也按范升以建武二年為博士遷議郎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帝令升平說互相辨難退奏左氏不可錄凡三十一事陳元聞之詣闕上疏吾謂光武何銳於學也當時四方羣盜猶未誅也僭竊猶未平也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忽忽兵戎擾攘間留心儒學如此況時有伏湛卓茂佐之耶史言深略緯文夫帝本好文學凡深謀遠慮恢復天下之規皆自學問得非待緯也學豈無益哉

陳元 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殁後復獻之文

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

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於殷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攽曰有詔詔太子衍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

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黄帝時明目者也一曰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

者之累惑洮汰猶洮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論司隸督察三公疏愚曰高祖以豁達得天下而短於慮患光武以沈幾防天下而短於存體光武畏高祖者以慮之過而懲之偏也其間亦有得者失者懲韓彭之叛全功臣懲恭顯之恣賤宦官懲呂霍上官之恃不封侯與政懲七國之誅絕諸王賓客以至懲平城而禮匈奴之使懲虛耗而謝西域之質懲千門萬戶而宮室務從儉約此懲之得也獨是懲新

室之禍不任三公遂貽外戚宦寺之專此則過而失大體也矣陳元詆江馮以司隸校尉督察三公是欲釋帝之疑也天下惟任之專方可責之事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息若事乃可徐而黜罰之輕任過而重糾察能無辭乎元欲解帝之疑盍曰責任於始而督察於終則姦可防疑可釋噫此即位七年以後事也其懲之者一線也末年事歸臺閣而懲者如江河不可遏矣

陳元 本傳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云云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太宗假宰輔之權 太宗孝文

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前漢書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
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論時政所宜疏愚曰光武非惡言之主也而朝臣以言不合者二始也與桓譚論時政不合終也與韓歆證凶飢不合夫宋弘薦譚拜議郎蓋即位二年也譚所言選輔佐更便宜禁仇殺抑末利較律令皆平易可行非如論讖緯忤所好者而帝皆不省後十五年歆指天畫地證歲飢凶免歸田里詔責至自殺蓋譚特為議郎歆為相而帝待宰相輕也譚好古士也數從楊雄劉歆辨析疑異而心術與友不合條時政論讖緯而議論與君不合至譚鼓琴新聲則

又悅忤於言而溺於聲初尚若此何以勸來者哉

桓譚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時大司空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云云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

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葢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

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

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税與封君比入收税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謍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

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界音必二反 如此則専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

文選補遺卷七